

退伍不褪色 奉献写新篇

——三位老兵的赤子情怀

宋长汉

我晚年有幸近距离接触刘德文、秦中明、樊传德三位退役老兵，他们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部队转业来到淮南的。虽然脱下军装换上便装，但军人的本色不褪，由于工作出色先后成长为县级干部。退休后又怀着信仰和感情积极参与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工作，施展各自之长辅佐党支部书记和会长抓党建、办会刊、组织史学工作者撰写文章呼应征文、起草报告、对外联络，更倾力参与兴建新四军纪念馆，其工作细致入微令人赞赏。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的布展，他们的足迹多次遍布安徽、江苏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北京、上海等七省市。不顾年高体弱，以奉献余热书写老兵新传。值此，“八一”建军节98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讲一讲三位老兵的故事，以示互勉。

一、退伍不褪色

刘德文、秦中明、樊传德三位同志都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学校走出来的优秀干部，部队军营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追求，锤炼了他们甘于奉献、勇于进取的优良作风。退休之后，他们继续在新研会贡献余热，以军人作风传承红色文化，默默奉献社会，展示了退役老兵的精神风貌。

刘德文，1963年12月入伍，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，1974年退役到淮南市，退休前是市委副秘书长。退休后加入市新研会，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。刘德文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，是支部书记和会长的得力助手。作为新研会的“大管家”，刘德文同志事务繁杂，事无巨细，工作兢兢业业，每日对外联络，对内管理，在他的操作下，新研会运转有序，各项事务办理得井井有条。

刘德文同志身形清瘦，思维敏捷，精神矍铄。但不为人知的是，他身患糖尿病，并经历过胆切除、肠切除等大手术，然而，他乐观而积极，病愈即归岗。刘德文作为市委原副秘书长，退休后不乏知名企业高薪相邀，均被刘德文同志予以谢绝。

秦中明，1961年8月入伍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服役，1969年退役到淮南市，退休前任市委党史办主任。退休后加入市新研会，担任常务副会长兼宣传工作委员会主任。秦中明同志长期从事党史军史研究传播工作，是研究军史的专家，又有文字功底，是新研会的“主

笔”。他主编会刊《淮上烽火》三十多年，传播新四军抗战精神功不可没。

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字空”。常年的伏案工作，让中明同志患上了腰椎管狭窄的毛病，2018年又做了换股骨头手术，虽然身体行走不便，但他依然坚持每日到会办刊，笔耕不辍，为研究会默默贡献光和热。

樊传德，1957年1月入伍，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航校，1961年底退役到淮南市，退休前任原市计生委调研员。退休后加入市新研会，担任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。樊传德同志事业心强，工作有见地，为文史工作和纪念馆做了大量实事。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曲折中能够明辨是非。

传德同志身材高大挺拔，看上去身体强壮，但实际上长期患有风湿病和椎间盘突出，做过手术。前几年，爱人和女儿相继患病去上海手术治疗，术后复查，他几次放弃陪同老伴去上海，一心扑在工作中，从没因为家事耽误过新研会工作。传德同志今年已经85岁了，研究会离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无论寒暑，他仍然每天坚持坐公交车到岗上班。

二、退休应召唤

刘德文、秦中明、樊传德三名同志退休后，放弃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光，怀着信仰和感恩之心，加入到新研会。在二三十年无偿奉献过程中，以“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必胜”的姿态，不断为新研会增光添彩。

1.千里奔波，担纲布展重任。陈列馆建设之初，受时任新研会会长单星委托，落实陈列馆“三铜”（铜像、铜浮雕、铜钟），以及兵器广场飞机、坦克、大炮等部分重要展品的任务落实到刘德文、樊传德两人身上。

为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，两位老兵南下北上，多次往返北京、南京、济南、河南、安徽多地。他们发挥军人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硬骨头精神，凭借老兵身份的优势，多方奔走联络，和部队反复沟通协商，往返过程真是“跑断了腿磨破了嘴”。在总装部调拨命令还未下达的情况下，先后将退役的歼(教)6、歼(教)5两架飞机接了回来，还有坦克、高射炮、榴弹炮等庞然大物，极大充实了兵器广场，为国防教育基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为了定制室内“三铜”展品，他们辗

转上海、江西、安徽等地，多方联系当地熟人战友，精打细算，进行多方对比，最后在铜陵以最优的价格定制“三铜”展品，为研究会节约了宝贵资金。最终“三铜”展品呈现满意效果，成为陈列馆的镇馆之宝，也是全省展馆中独具特色的展品。

德文和传德两位同志办事雷厉风行，始终保持军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。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他们出差都是来去匆匆说走就走。住宿就住最简单的旅馆，一次在北京，武警部队一位首长前去看望他们，见他们住得如此简陋，硬是将他们安排到武警部队招待所。

2.卅载秉笔，耕耘《烽火》阵地。市新四军研究会成立伊始，秦中明就开始创办《淮上烽火》。一开始只是简报形式，后来逐渐扩容、改版。会刊从最初的每期4页发展到24页，以后每年固定4期，每期开辟专栏10余个。作为《淮上烽火》主编，秦中明既要征稿、组稿、编辑、审稿，还要亲自撰写大块文章，对外宣传军史方面的文章多出他手。在他主持下，会刊做到了主题突出、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，既如同“铁板铜琶”般唱响红色文化主旋律，又如“清风徐来”，兼具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，杂志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成为研究会联系广大会员的桥梁纽带。省政协原副秘书长陈德辉曾专门致函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，对会刊给以高度评价：“老干部处和我对贵刊内容充实，文笔优美深为赞叹，足见组织和编辑方面的功力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”

《淮上烽火》编撰以来，共发行出版159期，共计200多万字，影响深远，成为淮南一处宣传爱国主义的主阵地。

3.深耕学术，铁军精神结硕果。樊传德同志在新研会负责学术委员会的工作，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他认真对待省里部署的每一次征文活动，精心谋划组织，逐一落实作者，及时调度进度，上报征文每次都提前完成任务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在省里都名列前茅。

2017年以来，省新四军研究会共开展了11次征文活动，淮南新研会共组织征文188篇。2022年、2023年连续两年多篇征文在省里获奖，其中有2篇荣获一等奖，1篇获二等奖，2篇获三等奖，《一枝一叶总关情》获省征文特等奖。在省新研会举办的“喜迎二十大、讲好新四军故事”主题征文活动中荣获优

秀组织奖。此外，《新四军“铁军精神”的新时代价值探析》《新时代我们如何弘扬新四军精神》《我们身边的新四军老战士》等多篇征文获奖。2022年，苏秀珍同志代表淮南市新研会应邀参加纪念“皖东(淮南)抗日根据地创建暨半塔保卫战胜利八十周年”研讨会，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。

此外，学术委员会还组织多名会员撰写文章，有多篇被刊发于《铁军》《大江南北》《云岭》等上级会刊，另有9篇被《中国共产党之友》收录。

三、卸任换角色

2024年市新研会进行了换届，刘德文、秦中明、樊传德三位同志年事已高，卸去新研会职务。卸任后，他们立刻转换角色，卸职不卸责，依然初心如磐，每周五天坚持“两点一线”，继续为新研会奉献余热。

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。二三十年来，三位老兵用几十年人生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学识、淬炼的能力和水平，在传承红色文化、建设新四军纪念馆、服务社会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。他们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永不退伍的老兵，以艰苦奋斗，顽强拼搏的作风，为信仰奋斗而乐此不疲。正如他们所说的：“老兵写新传，营造纪念馆，弘扬铁军史，重在育后人”。这正是他们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高尚情怀的真实写照。

三名老兵，退伍不褪色，部队生涯在他们身上铸下深刻的烙印，那就是坚定的党性和军人的奉献精神。在部队期间，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优秀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，退伍后，他们为地方建设做出了优异成绩，先后成为淮南市区级领导干部。退休后，他们听候召喚，投身新研会平台，自觉肩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，不求名利，不计报酬，坚持默默奉献三十年。

他们是新四军精神的信仰者、忠诚传承者，更是模范践行者。“老牛亦解韶光贵，不待扬鞭自奋蹄”。如今，三名老兵已至耄耋之年，年龄在他们这里从来不是障碍，反而成为激励他们干事的动力。他们身上始终闪耀着军人的光辉，任何时候，只要一声令下，必定听党指挥、为党奉献，赤子之心，未曾稍改。他们在新时代依旧续写了军人的荣光，在新研会这个平台上谱写了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军魂的优异篇章！

□散文

看巧云

程晋仑

俗话说，七八月里看巧云。夏日炎炎，骄阳似火高悬于空，炽热的光芒倾洒大地，世间万物仿佛都镀上一层金色光晕，慵懒且热烈地沉醉在热闹喧嚣的暑气中。时光静好的午后，怅惘间，一抬头，远处天际，丝丝缕缕、团团簇簇的云，就像被神秘画笔勾勒晕染，奇妙的姿态悄然绽放于湛蓝如宝石的苍穹。

云，恰似变幻莫测的魔法师，在无垠舞台上肆意挥洒着奇幻才情。烈日下的正午，它们时而化作雄赳赳、气昂昂的骏马，在天边广袤原野上飞扬鬃毛，肆意奔腾，踏出灵动轻盈的节拍，或追逐嬉戏，或独自驰骋，仿佛能冲破时空束缚，奔赴一场未知的奇幻冒险；时而又幻化成巍峨耸立的高山，山峦起伏，沟壑纵横，高耸入云的山峰直插云霄，似要将浩瀚天空尽揽入怀，山脚下，缭绕迷雾，宛如仙境，引人遐想人间是否藏匿神秘洞府，住着仙风道骨的隐者；再瞧，宛如连绵不断的海岸线，浪花飞溅，波涛汹涌，逼真的模样仿佛真能听见海浪拍岸的澎湃声响，让人恍惚置身海边，感受大海的壮阔与雄浑，海岸边的礁石也因云的变幻，展现千奇百怪的形象，有的似憨态可掬的海豹，慵懒地躺在沙滩上，有的如威风凛凛的将军，守护这片海的宁静与安详；甚或在某一刹那，还能勾勒出一片神秘莫测的森林，古木参天，枝丫交错，苍翠欲滴的树木错落有致，阳光透过树叶缝隙，洒下斑驳光影，林间怪石嶙峋，好似藏有千年秘密等待勇敢的探险者去揭开神秘面纱。

傍晚的天边，晚霞像打翻了调色盘，晕染得整个天空绚丽多彩。橙红、粉紫、靛蓝融合交织，云朵们也在斑斓色彩中愈显灵动诡谲，就像被赋予了灵魂，奔跑的动物们踏着晚霞的节拍，姿态更加矫健，似能一跃冲破天际束缚；霞光映照下的高山轮廓，更增神秘与壮美，如披上一层绚烂的霞衣，山间云雾也成了流光溢彩的丝带，萦绕在山腰，为山峰增添了几分灵动与娇羞；海岸线的波涛也似被热情点燃，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像在为即将谢幕的一天举办一台盛大舞会；森林里的怪石笼罩在霞光里，变得亦真亦幻，似乎下一秒就会有精灵、神兽从奇幻之境中跃出，开启一场光怪陆离的奇幻之旅。

仰望天上奇景，会不自觉地陷入沉思，思绪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在幻想的草原上肆意驰骋，流连忘返。伫立广袤无垠的田野之中，遥观浩瀚天空，云变更是扣人心弦。它们自由自在地舒展身姿，无拘无束地飘浮游荡，云卷云舒间具象出世间百态。它们轻盈若羽，却又聚集成群，绵延千里，似要将天地间最纯净的想象都凝聚其中。云朵流动的姿态，宛若神灵的轻抚，温柔恬静，不紧不慢地从天边飘来，带着远方的气息，像诉说未知世界的故事，又如工笔的画家，用轻柔细腻的笔触在天空绘出一幅幅绝美画卷，让人沉醉，忘却俗世的喧嚣与烦扰。

若有兴致登上舜耕山、八公山之巅，遥望云变，将是另一番震撼人心的

景象。站在高处，云，宛若触手可及，连绵不绝的云海，真如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一望无际。时而汹涌澎湃，似怒海狂涛，卷起千堆雪，磅礴气势可吞没山峰；时而风平浪静，如巨大的银色锦缎，平铺大地，熠熠生辉。而山间云雾如灵动的仙气，萦绕山峦，云雾映衬的山峰，若隐若现，宛如仙境的琼楼玉宇，叫人神往。云变，就如同大自然的呼吸，在山间演绎着一场场动人的奇幻之舞，吸引人们目光，勾起心中最深处那份对未知的渴望与憧憬。

最有趣的当数从飞机上透过舷窗观云变，视角的震撼难以言表。高空俯瞰云，一望无际的洁白棉花糖，层层叠叠，铺满视野。它们奔涌、奔驰、翻转，在浩瀚的天空中肆意狂欢，千变万化的形态，如同一场场动人的视觉盛宴。云朵在天空舞台上跳跃、旋转，仿佛是被施了魔法的精灵，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无尽魅力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而仔细凝视，那些云朵仿佛是大自然的密码，隐藏着宇宙的奥秘，每一次变幻都像是传递来自天宇的信息，不由得会感慨大自然神奇造化力和宇宙无穷无尽的魅力。

云变，让心灵也得到一场极致的洗礼。七八月里，有闲心看云卷云舒，会感受到一种最纯粹的愉悦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宁静与满足，世间的一切烦恼都会被洁白的云彩轻轻拂去。这一过程里，人的好奇心也如同被点燃的火焰，熊熊燃烧，就想去探寻云朵背后隐藏的秘密，捕捉大自然最精妙的瞬间。云变，也引发对自然神工的无尽赞叹。大自然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不需任何工具，仅凭自己的喜好，便能在天空的画布上挥洒出如此绝美的画卷。每一朵云都有独特的形态，每一丝云的变化都有独特的韵律，这无疑是大自然最神奇的杰作。

此时，云的映照，天地人文也深邃难表。人类文明的痕迹在浩瀚天空面前，显得微不足道，大自然的伟大则愈发彰显。云的壮美，让人想起那些古老传说、神秘文化，它们在云的舞台上，演绎着跨越时空的故事。从云的变幻中，我们也能汲取到人生在世的诸多启示与感悟。人生恰似观云，变幻莫测，充满不确定性。人生如同云中穿梭的孤影，时聚时散，时离时合，于茫茫人海中努力寻找着前行方向。然而，无论生活给予怎样的境遇，都要如云朵般自由自在，不能被世俗枷锁所束缚。即便被乌云笼罩，也须坚信阳光终会穿透云层，照亮世界。云的聚散离合，教会人要珍惜眼前的每一刻，因为这一切都如云烟般短暂无常。人生舞台，要学会坦然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，如同云朵在天空中自在飘荡，不为风雨所动，不为晴空所骄。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有时不妨放慢些脚步，抬头看看变幻莫测的云彩。

欣赏一个个灵动的精灵，也能从中顿悟出人生智慧与哲理。浩瀚天空下，人只是渺小的存在，然而，正是无尽的天空与变幻的云彩，才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广阔与深刻，云的世界里，可以找到慰藉内心的宁静与力量，继续人生的旅程。

厨房家趣

尚丽娥

晨光熹微时，我家的厨房便开始了一天的独幕剧。母亲总在案板前与一根黄瓜较劲，刀起刀落间，那黄瓜便服服帖帖化作薄如蝉翼的片。父亲对此颇有微词，说这般切法失了黄瓜的爽脆，倒像是给黄瓜做了次外科手术。于是某个周末的清晨，父亲系上母亲印着向日葵的围裙，宣布要展示“保留食材灵魂”的刀工。

他握刀的姿势像握着手术刀，眉头紧锁如临大敌。第一刀下去，黄瓜便滚出老远；第二刀斜劈，半截黄瓜直接飞进了洗碗池。母亲倚着门框，手里攥着的蒜瓣被她捏得咯咯作响。待到父亲终于切出厚薄不一的“黄瓜块”时，灶台上的水盆突然发出尖锐的啸叫——他忘了关火，半壶水早已熬成了厨房里的叹息。

这场景让我想起儿时爷爷的厨房。老人家用的是把豁了口的菜刀，切菜时会哼着军歌。有次他边切土豆边讲故事，结果土豆丝里混进了半片指甲。全家人硬是就着那盘“加料”的酸辣土豆丝，听完了整个长征战役。后来那把刀被收进抽屉，却在每次大扫除时被爷爷偷偷放回原位，像是个不愿退役的老兵。

母亲对厨房的统治并非总是稳固。去年冬天她迷上短视频里的“分子料理”，某日端出一盘裹着干冰烟雾的草莓。父亲盯着那团云雾看了半晌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草莓应声滚落桌底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所谓分子料理不过是干冰加水，而母亲为此专门网购的干冰，因难以保存早已部分挥发，剩余的小块至今还冻在冰箱角落，与速冻饺子共享一个抽屉。

□随笔

厨房家趣

尚丽娥

最精彩的厨房改变发生在上月。表妹来家小住，这个在厨师学院镀过金的姑娘，用三文鱼和牛油果堆砌出塔状料理。父亲举着筷子无从下手，母亲则默默数着被浪费的边角料。当表妹宣布要教大家“正确使用香料”时，父亲突然从柜底摸出半瓶十三香，以迅雷之势撒进正在炖煮的排骨汤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喝着味道诡异的“创新汤”，听表妹讲述这些年游玩见闻，而母亲在洗碗时偷偷往汤里加了两个勺盐。

某个梅雨季节，我发现调味罐里长出了细小的霉斑。母亲说要全部扔掉，父亲却坚持到掉霉斑还能用。他们争执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雨声，最后妥协方案是把罐子煮了三遍。当晚的炒青菜咸得发苦，原来慌乱中有人把糖罐和盐罐调换了位置。这错误意外复刻了我童年最爱的味道——小时候外婆总故意把糖当盐炒菜，哄不肯吃饭的我。

如今每次回家，我总要在厨房多待片刻。看母亲用新买的料理机打碎旧时光，父亲试图用空气炸锅复刻炭火烤鱼，听完了整个长征战役。后来那把刀被收进抽屉，却在每次大扫除时被爷爷偷偷放回原位，像是个不愿退役的老兵。

母亲对厨房的统治并非总是稳固。去年冬天她迷上短视频里的“分子料理”，某日端出一盘裹着干冰烟雾的草莓。父亲盯着那团云雾看了半晌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草莓应声滚落桌底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所谓分子料理不过是干冰加水，而母亲为此专门网购的干冰，因难以保存早已部分挥发，剩余的小块至今还冻在冰箱角落，与速冻饺子共享一个抽屉。

厨房家趣

尚丽娥

晨光熹微时，我家的厨房便开始了一天的独幕剧。母亲总在案板前与一根黄瓜较劲，刀起刀落间，那黄瓜便服服帖帖化作薄如蝉翼的片。父亲对此颇有微词，说这般切法失了黄瓜的爽脆，倒像是给黄瓜做了次外科手术。于是某个周末的清晨，父亲系上母亲印着向日葵的围裙，宣布要展示“保留食材灵魂”的刀工。

他握刀的姿势像握着手术刀，眉头紧锁如临大敌。第一刀下去，黄瓜便滚出老远；第二刀斜劈，半截黄瓜直接飞进了洗碗池。母亲倚着门框，手里攥着的蒜瓣被她捏得咯咯作响。待到父亲终于切出厚薄不一的“黄瓜块”时，灶台上的水盆突然发出尖锐的啸叫——他忘了关火，半壶水早已熬成了厨房里的叹息。

这场景让我想起儿时爷爷的厨房。老人家用的是把豁了口的菜刀，切菜时会哼着军歌。有次他边切土豆边讲故事，结果土豆丝里混进了半片指甲。全家人硬是就着那盘“加料”的酸辣土豆丝，听完了整个长征战役。后来那把刀被收进抽屉，却在每次大扫除时被爷爷偷偷放回原位，像是个不愿退役的老兵。

母亲对厨房的统治并非总是稳固。去年冬天她迷上短视频里的“分子料理”，某日端出一盘裹着干冰烟雾的草莓。父亲盯着那团云雾看了半晌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草莓应声滚落桌底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所谓分子料理不过是干冰加水，而母亲为此专门网购的干冰，因难以保存早已部分挥发，剩余的小块至今还冻在冰箱角落，与速冻饺子共享一个抽屉。



夕照舟行 王兴华 摄

□散文

芳草碧连天

孙瑞

熹微的晨光尚未穿透云层，号角声已如银针刺破宿舍的帷幔。金属床架碰撞出细碎的响动，迷彩服在昏暗中翻出潮。当第一缕晨风掀开纱帘，操场早已铺开青灰色的潮水——那是几百个青年俯卧的身影，像等待的雁阵。

军绿色潮水突然泛起涟漪，广播喇叭里飘出《运动员进行曲》的旋律，我们如同被晨风托起的白帆，脊椎逐节舒展成风中的芦苇；双臂划开熹微的天幕，踢腿带起露水浸润的草香，转体时衣袂翻卷出青涩的弧度。晨露顺着发梢滚落，在作训服领口洒出深色的星星，而呼吸间吞吐的，分明是裹挟着泥土芬芳的晨光。

整齐划一脚步声惊飞了草叶上的露珠，当第八节体转运动将朝阳推至中天，我看见青春正随着舒展的肢体一同拔节生长，不远处教学楼在晨

雾中舒展腰肢，仿佛这片土地也在与我们同频呼吸。

随着广播操的结束，喇叭里飘来轻柔的音乐。我们卧倒在草坪上，享受着此时的慵懒，几百平的操场被一片碧绿淹没。青葱的小草在我们的脚下彰显着它的坚韧，顺势滚上一圈和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，同青草呼吸聆听大地的心跳。不远处三三两两的同学在草坪上下棋，跑道上有人结伴慢跑，有人坐在草坪上聊天，还有的一旁看水。褪去了喧闹迎来了静谧而温馨。太阳从地平线慢慢升起，阳光洒满了整个草坪，那一抹绿仿佛在流淌。

当晨光漫过教学楼顶的校训，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几个鎏金大字便在晨雾中苏醒。那年我们总爱在课间抚摸字迹的凹痕，冰凉的触感里藏着温度——某个清晨，班主任握着我的手指描摹“范”字最后一捺，她袖

口的樟脑香混着粉笔灰，竟比晨露更沁人心脾。它给了我一股神奇的力量，让我立志将来要去“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”——教师。

曾几何时，这里是我们学习成长的校园，承载着无数青年的梦想与憧憬。这里有我们的青春，这里有我们的梦想，这里有我们最浪漫的时光。青春，梦想，浪漫都洒向那片广袤的土地上，伴着和煦的阳光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……

晨光在不同场景中流转，在“五四青年节”活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，我们班四十多名学生集体表演大合唱《红色娘子军连歌》。每天放学时排练，记得当时教我们的是普师班的一位中年男老师，老师教学很负责，每个字的发音都会一遍遍地纠正。依稀记得彩排时我们一排齐上矮凳子时，一个同学踩倒了导致一排都摔倒，有两个女生

脚还受伤了，老师把她们送到医务室安排好才放心离开。

最后一次升旗时，我特意绕到那片草地，被踩的草茎倔强地挺直腰杆，断口处已冒出嫩绿的新芽，我恍然！原来真正的生长从来不是舒展的姿态，真正的教育们排练娘子军歌曲时出现的小插曲一样，即便崴了脚仍要在疼痛中踏出铿锵的节拍。

暮色漫过教室玻璃时，童声合唱的余韵总在走廊里盘旋。孩子们清亮的音符跌落在窗台，竟催生出几株倔强的狗尾草。当《长亭外》的旋律裹挟着粉笔灰在空气中浮动，我忽然懂得：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修剪整齐的盆景，而是让每株幼苗都记得泥土深处的裂缝里，曾有怎样的绿意顺着晨光生长，此刻朗朗书声与娘子军歌曲的踏步声在走廊回响，那些被我们踩落的草茎，正在新一代的足音里长成连天的碧色。